

寺登街散记

★杨增廷

离开剑川古城,汽车载着我们向南行驶。沿着黑惠江而下,进入沙溪境内。一路上只见青苗涌浪,高楼接踵,白昼风光引人入胜。记得被当代文坛誉称为“远宗杜甫,近取公度(黄遵宪)”的剑川籍著名作家、政论家张子斋先生说过:“剑川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名从实来,为全省所公认。”这是一块从久远的历史中走出,富有民族风情而又溢满人文暗香的土地。考古资料显示:“殷商晚期(前1150±90年),先民滨湖而居,成为洱海区域人类最早形成的村庄部落。”春秋至西汉初期,鳌峰山(沙溪)就有火葬墓群。一方宝地,人杰地灵,尽管风云变幻,时代更迭,人们难忘的还是乡愁,不离的还是故土。那些逝去的历史影子,近年来又浓墨重彩走上前台,复活出一段气象万千的时光。

剑川名胜古迹尤多,距今1000多年前的白族匠人震古烁今之作石钟山石窟,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已外扬四海。此时我们正前往参观的沙溪兴教寺壁画,亦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多年前我去剑川出差,出生甸南的老同学、县文化馆馆长陆家瑞曾告诉我:“到了剑川,除了观赏石钟山石窟,寺登街也是不能不去一游的地方,那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佛教文化古镇。”可惜时间紧迫,与寺登街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正沉思之中,眼前变幻不迭的景物应接出一座市镇来。这便是心仪已久的寺登街。

寺登街坐落在沙溪坝中央,西临“南天瑰宝”石宝山风景名胜,东依滔滔不绝的黑惠江,不仅有“金鸡栖石”“鳌沙逆水”神形兼容的自然景观,还有“铁索锁江”“玉塔捍门”雄伟气势的古代建筑。街市民居布局井然,全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传统模式,已经沿袭了上千年的白族民居建筑风格至今仍完整无缺。这里居民以纯正的白语交流,从饮食到衣着仍保留着白族固有的习俗,没有被现代人的社会生活过多冲击,更没有被外来文化同化。这全得益于“文献名邦”强大生命力的呵护。

寺登街始建于元末明初,当时的驿道、商道和盐道,与博南古道相连,是滇西北通往西藏和南亚茶马古道上的繁华集镇。2002年,沙溪(寺登)区域入选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此后动静越闹越大,中外游人慕名前来参观,吃马帮大餐,住百年老屋,小镇上仅有的三条“街子巷”挤满了购物和拍照的人群。历史在这里复活了。人们在这里找回了那些灿烂岁月里一个最为经典的时空。

沿着街道进入市区,一路上摆放出售的农副产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豆粉的老婆婆们悠闲自在讲着白话。老人们把摆摊做买卖当成一种娱乐消遣,游人们则视之为一道独有的寺登街景。走进市中心四方街,红砂石铺就的街面光洁如洗一尘不染,仔细辨认却从马蹄留下的痕迹看出茶马古道千百年历史沧桑嬗变。在云南许多古城都有四方街,其实就是面积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既是马帮和商家易货之地,又是乡人和来客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四方街中央,两株大槐树像两把巨伞把街面遮盖得严严实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回望历史留给

们的记忆,坝子里的土著民族,开边拓土的移民军士,用汗水浇灌出一方沃土,种下了这两株福荫子孙的古树。树荫下铺设的石凳和木椅上,坐满休憩的老人,歇气的四方游人。东面是一座古老的戏台,还有一排青瓦土木结构两层商铺。西面就是名传遐迩的佛教名寺兴教寺。

剑川寺庙遍布于各村社,大小计200余座。其中兴教寺是国内现存的白族“阿吒力”佛教寺院。史载:“阿吒力,佛教密宗,与瑜伽派有密切关系,故又称瑜密。阿吒力,梵语译音,意为导师、正行者或规范师。”神职人员有男有女,男称“师主簿”,女称“经母”。他们常在寺中做水陆道场,替人禳灾荐祖。剑川境内民族众多,信仰不一,形成一方独有的民族宗教社会现象。

兴教寺建筑不仅有典型的宋元风格,还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邻近罕见。寺门右侧有石碑介绍建寺始末。大意是: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沙溪杨庆、张添绶为首与善信人士集资兴建。今为保护文物,限量游客入寺,实行门票制度。进得山门就进入了以大殿组成一条中轴线的三进院落。因几经劫难,现仅存大殿、二殿。大殿称万佛殿,重檐歇山九脊顶,结构复杂精巧,空间无柱,气势宏伟稳健,殿内供奉30尊精美木雕佛、菩萨像。大殿四壁内外绘有色彩绚丽、线条工整娴熟的壁画,与张胜温画卷一脉相承。壁画作者为明永乐年间沙溪白族画工张宝。剑川是南诏和大理国两个王朝以佛教文化为自身文化的核心区,从印度、吐蕃、中原三个方向传入的佛教众多教派,在这里蔓延、深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尊崇地位。兴教寺壁画中展现着的娇贵温慈的女性柔美与尊严正正的男性刚毅和为一体的形象,无疑是古印度佛教与吐蕃密宗佛法杂然相为一体的表现,可惜“文革”被毁。1982年5月,县内组织聘请省、州、县相关美术工作者,对壁画进行抢救性修复,并临摹复制11幅送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展》,受到高度评价。二殿称天王殿,悬山式五脊顶,多梁多柱,结构紧凑,与大殿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清乾隆年间,曾增建观音楼(三殿),不幸毁于战乱,今已不存。寺内挂有杨升庵游兴教寺题海棠诗匾。诗曰: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作者杨升庵(1488—1561),四川新都人,名杨慎,“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编撰”,后谪戍云南,民间尊称“杨状元”。贬居云南三十多年,广交文友,留连胜迹,诗酒酬唱,编纂史志,纵论古今,与嘉靖丙戌进士、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1491—1580)交情尤笃,二人曾有沙溪之游。李元阳以《和杨升庵兴教寺海棠诗》唱答,借花明志: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比去年芳。
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诗玉署郎。

黑惠江源于剑湖海尾河,至合江村纳桃源河,合流入沙溪境,从乔后至澜沧江。《徐霞客游记》称黑惠江为“沙溪河”。水流四时稳定,不涨不落,沿江绿树成荫,宛若长龙,有灌溉、发电之利。江上有玉津桥,是茶马古道必经之要津。桥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

云卷云舒自安然

◆吴季军

路边有两间门面房,有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卖粮油的小商店,房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很干净、整洁。两间房子的地方虽然不大,但里面住人,外面营业,也颇有生机。我经常光顾这里,因为这里兼卖鸡蛋和手工面条。小商店的女主人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她虽然是来自乡下的女人,却天生丽质,像一片自然灵动的春色,女人的脸长得十分的光洁、匀称,完美的轮廓和精巧的五官搭配,让人找不出不足之处,她的身材虽然不苗条,却充满着丰满的韵致,使她显得满足而幸福。

小商店里的这个乡下女人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美貌,她只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买卖。她热情地接待着每个顾客,说着朴实乡音,非常亲切。我经常看到她那沉默寡言的丈夫骑着人力三轮车,放着几箱鸡蛋穿过马路,不知要送到哪里。有时候,他浑身沾着面粉,穿着蓝大褂从外面回来。见到我,总是非常憨厚地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了。有一天中午,我急匆匆地去那家小商店里买人工面条,我在账上一向有些弱智,就让那个男主人随便算,然后把钱给他。回到家,妹妹问我买了多少面条给了人家多少钱,据如实回答,妹妹说那个人多收了我的钱,我只是笑了笑。当又一次去买面条时,我无意中说了这件事,男主人马上认真地又算了算,结果是他真的多收了我的钱,那女主人笑着多拿了一些面条给我,并诚恳地向我道歉。我问她这样整天忙碌是不是太辛苦了。没想到她说,这比在乡下老家种地好多了,她说在老家里种了很多地,那才是真的累呢,她看了看自己的男人说,有一年他在广东打工,我一个人收了十亩的玉米,现在想想都害怕。

那天,我找衣服的时候,翻出了一堆穿不着的旧衣服,放在家里也占地方。于是,我经过那个小商店的时候,跟那个男人说,如果不嫌弃,就把旧衣服都送给你,省得占地方。他憨厚地点头,说愿意要。于是,我把那些旧衣服送给他。从那以后,我总是能看到他穿着我的旧衣服来来回回地忙碌着。他说以后我拿他的面条不要钱,我说坚决不行,看我非常诚恳,他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有一天,

单孔石拱桥,长35.4米,拱高6.14米,桥面宽5.9米,跨径12.2米。桥头石狮精工雕琢,望江怒吼,栩栩如生。果真是玉津桥因黑惠江而得名,黑惠江因玉津桥而生。走过玉津桥,有修建于明朝末年的东寨门。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空空寨门摆设出历史遗痕,吸引游人。相传寺登古街原有三道寨门:东寨门,通往大理地区;南寨门,通往滇西盐井及南边地区;北寨门,通往滇西北纳藏地区。今仅存东寨门,明显破败。

寺登街之名,始于近代。寺,当然是指兴教寺;登,白语,赶集的地方。大理白族聚居地区,多有以“登”命名的地名,究其渊源,与兴街设市不无关系。寺登街每隔三天有一个集市。若逢节日,万人云集,热闹非凡,洞经古乐、霸王鞭舞、民歌表演,通宵达旦。

兴教寺对面对古戏台,挑檐叠角,彩绘艳丽,台后是魁星阁,楼高三层,有十二角翼然若飞。戏台虽是附带建筑,其功能无可替代。每年农历“二月八”太子会,附近四乡八寨男女老少全出动,到沙溪赶会,男人们争相上台表演。当地人,没上台演出过,不能算沙溪人。那些缺乏登台经验的人在表演中或唱错台词或做错动作,会引来台下一片善意的欢笑声鼓掌声,台上台下互动,其乐融融(谁不晓得表演是故意逗笑取乐)。沙溪妇女每逢春节还会跳一种敬神的祈祷舞,但参与者多是老人。歌舞者团团围定,手持纸做的鲜花,祈求风调雨顺,清吉平安。我到沙溪,已错过时日,见不到这种敬神舞蹈。天高云淡,寰宇清明,老人们欣逢盛世,尽享其乐。他们每天午后必到四方街欢聚。盛装打扮的老奶奶焕发青春,常跳白族霸王鞭舞。仔细聆听,带着白音的唱词富有人情味,特别逗人发笑。老人们每人手握一根竹制彩鞭,鞭上拴着铜铃,随歌舞节奏发出脆响烘托气氛。歌舞结束时,领舞者喝道:“霸王鞭,霸王鞭,一根长长霸王鞭,一根短短霸王鞭,敬你一小鞭。”唱毕,相互举鞭轻拂对方肩背,大笑而散。

这里气候温和,物资丰富,景色迷人。吸引不少人迁来沙溪定居,代代相传成了沙溪人。清末以后,大理人在此发迹的较多。如“三家巷”欧阳氏族,经历四代,人口繁衍,分为三户。先祖从开马店起家,积累资本后运盐、经商,发展成寺登街首富,盖起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的大院。近年来旅游业不断升温,沉寂多年的寺登街又重新热闹起来。欧阳家把宅院改装成客栈,每天接待大批客人。与欧阳家客棧齐名的赵家马店,主人也是从赶马发迹的经商大户,民国年间盖起一进三院、拥有6间铺面的豪宅。赵家马店经过装修后,增设茶楼、餐厅、酒吧,每天顾客盈门。一些内地老板瞄准势头,赶来发财,小小寺登街开设的客栈、餐馆和酒吧、咖啡吧,多达60余家。有的客栈别出心裁,管住还管吃,更受旅客青睐。但过热过浓的商业气息,大大减弱了古镇文化的原始色彩,却很少有人提及。

寺登街,一个文明的发祥地与创造地。历史与未来,正在这里对接。那些游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旅行者,切莫忘了云南还有这颗埋藏在大山深处的珍珠!

没那么多来日方长

☆王国梁

毕业十周年时,同学聚会,大家都感慨很兴奋。聚会结束后,班长像当年一样,振臂一挥,慷慨激昂地说:“同学们,以后咱们每年聚一次,好不好?”大家像回到青春时代一样,群情激昂,齐声说:“好!”班长依旧发挥着他的演讲天赋:“一年365天,抽出一天时间来容易吗?”“容易!”“每年抽出365分之一的时间聚会一次,能做到吗?”“能!”

来日方长,我们都信誓旦旦,觉得一定可以做到每年一聚。可是,所有的誓言都跟爱情誓言类似,说的时候因为情之所至,所以无比真挚,并且以为此情如磐石,永远不移。但谁能料到,只是转身的工夫,已是沧海桑田,许下的誓言变得轻飘飘的。我们许下“每年一聚”的诺言,以为此次分别只是短暂别离,很快就能再见。谁知,时光飞逝,转眼将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没能实现第二次聚会。

这十年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有的人过得越来越春风得意,有的人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各种滋味,各种变化,让聚会永远都在“计划中”的状态。

而且,我们中的一个人,再也没有机会参加聚会了。他是我的同桌,上学时憨厚寡言。上次聚会,大家都说他跟学生时代判若两人,他变得开朗健谈,不停地邀请同学们去他们那里玩。他的家乡有个著名的风景区,他老婆在哪儿当导游。他说两句话就要说到他老婆,带着炫耀的口吻。听其他同学说,他老婆特别漂亮。那次聚会,我感觉他把家乡著名的风景区和他老婆当成了自己的名片,动不动就要亮一下。

两年后的一天,一个同学一大早打电话给我,沉痛地告诉我,我的同桌,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不敢相信是真的,他还那

么年轻,又是那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怎么会与这个世界不辞而别?有几个同学赶去了,要送他最后一程。

我们以为只是小别,没想到却成了久别,甚至永别。很多愿望,我们以为来日方长,一定能够实现。可是,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

人世间的多少别离,都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没想过要分别多久,以为如今交通、通讯如此发达,相逢重聚几乎易如反掌。可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牵绊住脚步。或者,你有时间的时候,他没空;他没空的时候,你也没空。人生处处都错过,所有的相逢几乎都成了难能可贵的巧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这句话这样理解还真有道理的。

我们习惯在分别的时候说再见,期待再次相见。“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逢是一次心灵的开花,值得期待。可谁也不能把握未知的明天,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的脚步都左右不了。奢侈的重逢,都变成了许诺和期待。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里把思念说重了,其实即使不相逢,也要按着自己的轨迹往前走,所有的风景都是值得珍惜的。从此一别要好多年,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良辰好景,纵使不见,也要且行且珍惜。

未来无法预料,谁也不能许你一个天长地久的承诺。人生要经历多次离别,每次别离都可能是久别或永别。没那么多来日方长,再握一次你的手,也许只能在梦中。这一别,已是天涯;这一别,便再也没有归期;这一别,便是一生……生活就是如此难以预料。唯愿,且行且珍惜。

难忘的午餐

△王满堆

阳春三月,万紫千红,大地一片生机盎然。

但我,不!我想是很多很多人的心中与这美丽的春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因为再好的春光也奈何不了一个饿字。

那年我10岁。听老师和大人们讲:忍饥挨饿的不仅仅是哪一个村哪一个县,而是全国上下几亿人,原因是这两年遇上了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而且还要还归还苏联的债务。

地里收不上粮食人们就得挨饿,这个我懂,可又与还苏联的债务什么关系?有一次我就问父亲。他说:关系大着呢!欠债还钱,咱国家穷,没有钱,但人家非要不可。所以国家就只好把很大部分的粮食卖成了钱来还,或者把粮食直接送到苏联去抵债。噢,我听懂了,要不是还债的话,粮食就减一部分产也不至于把人们饿成这个样子。

虽然集体规定不准损毁树木,但很多杨树、榆树和柿树的树梢还是被人们偷偷地砍了不少,有的榆树还被剥了皮。这杨树树叶煮沸后放在火边待一段时间可当酸菜食用;这榆叶和榆叶拌上糠面(谷糠加些玉米磨成的面)一焖,可当主食;那榆树皮除去外边的老皮可以煮着吃,也可晒干后磨成粉配上点玉米面擀成面条。还有,到了棉花开柿蒂落的季节,人们都要去树底捡拾柿蒂,回来将它晒干后磨成面蒸成吃磨(窝头)食用。另外,到了秋季人们都要抽空到山上去挖荆籽,它的做法和柿蒂相同。

尽管大自然馈赠这些不是食物的东西也能够充饥,但是真的难以咽下。尤其是那荆籽和柿蒂做成的食物,现在在我一想起那味道就要呕。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集体分给每人每年10斤小麦20斤谷子,其余的就是玉米。而且是按劳力每天9两,儿童每天7两计算的。因此,各家各户都要精打细算,生怕口粮接不住秋后。

那天中午,老师因有事提前放学。一回到家里,我就从锅里找到半个柿叶糠面饼,边吃边想:妈妈至少还得一个多钟头才能收工回来,怎么能等到她回来再做饭?再说她回来又能做什么好吃的呢?还不照样是柿叶拌糠面的闷饭?一连几天这柿叶把我都吃腻了,倒不如自己去拔点苦苣菜,回来做一顿苦苣闷饭也能换换

口味。还能让妈妈高兴一回,说:看儿子都能替我做饭了。想到这里我扔下那半个饼,提起篮子就出了门。

顺着田间小路边走边采。路两边和山坡上已经盛开了多种小花,有的正含苞待放。看着这一片片美丽的景色,我一时竟忘记了饿的烦恼。在边采苦苣的同时还顺手摘了几朵“不了芥”和“兔米花”,到后来才知道它们的正式名字叫蒲公英和白头翁。

我认识苦苣,是因为妈妈前几天用这种野菜做过闷饭。她还说,这种菜必须用开水稍煮一会儿才能去掉苦涩的味道。

照着妈妈说的做法,先把菜洗净切好,然后上火去涩,等水沸后用漏勺(荆条编的)把菜捞出后加上冷水凉一会儿,再用布包住挤干。第一次做饭,我是现学,但我起码敢当架。在锅里倒上了点蓖麻油(这是破例,一家人全年分了几斤蓖麻熬了不到三斤油。妈妈平时是舍不得用的)等油烧热后,就把菜放进锅里炒,调味料只有一样——盐。接下来把面放到菜上边用慢火焖。

就在这时,妈妈回来了,果然夸我了不起,小小年纪就会做饭。但当她看到我择过的苦苣菜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问:你采的是能吃的这种苦苣吗?一看妈妈这个样子我就疑惑了,问:苦苣还有几种?妈妈也不回答我,而是掀开锅盖,拿一双筷子伸到面下夹起一点菜用嘴吹吹凉凉后一尝,紧接着又“呸”的一口唾到了污水桶里,说:儿呀,你不能做就等妈回来,看,今天白白糟蹋了一瓢面。去,去尝尝。妈妈显得有些不高兴了。

当我夹起一块菜送到嘴里时,差点把我呛吐了,很难形容那是一种什么味道……

这时妈妈告诉我:苦苣分两种,一种是能食用的,一种是不能食用的。就拿能食用的那种来说,但凡人们有吃的也不会吃它,就更别说这种不能吃的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心慌。我想,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吃饱饭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然而,这幸福说来就来了。而且一年更比一年好。现在的人们再也不为吃不饱吃不好犯愁了,大米白面各种肉、蛋,甚至连山珍海味都吃腻了,却在为吃什么“大脑筋”。

遗失声明

梅梅小屋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33421600079100。香格里拉县华欣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云地税字533421067148130。

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县藏香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开户银行许可证,账号:24160901040011665,核准号:J7570000418601,开户行:农行迪庆长征路分理处。

公司更名公告

因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迪庆香格里拉部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迪庆州供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址变更为: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康珠大道10号。现就更名后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更名后,原开户银行、账号、联系电话、传真等不变。
二、名称变更不影响我公司原有的各项权利及承担的各项义务。原迪庆香格里拉部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资产和债权债务以及对外签订的各类合同、合作协议等法律文书,均依法有效,由迪庆州供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继承和延续。
特此公告
迪庆州供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3日

注销公告

维西鹏程林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孟学聪,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3NA000111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福云生态养猪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谢文翠,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1NA000031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苗青摄